

日军夜攻定远界牌集

星报记者走访抗日老兵和见证人

□ 袁松树 陈光斗 吕永庆 黄红艳
记者 雷强 胡昊文/图

7月25日，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来到在滁州市南谯区章广镇太平村。众多的民居中，两间老式青砖灰瓦的小屋格外显眼。若非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的牌子，很难有人将它与刘少奇联系上，更不会想到这里曾经是皖东抗日的指挥部，而刘少奇曾经就在这里召开了中原局第一次会议……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前夕，记者走进当地党史办，查找日军侵略罪行；重走抗战战场，缅怀为抗日而牺牲的先烈们。走访抗日老兵和见证人，倾听他们讲述当年烽火岁月。



刘少奇居住过的房屋



中共皖东工委旧址复建工程

千年古迹
因一支破枪而毁

1937年12月18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滁州城，皖东各地先后沦陷。日军在皖东暴行累累，其中包括一把火烧了千年古迹醉翁亭以及苏轼亲手刻的《醉翁亭记》石刻。在抗日战场上，国民党军队（李宗仁指挥的第五战区）在津浦铁路南段和淮河一线进行了激烈的阻击战。皖东民众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人们用大刀、长矛、红缨枪、土枪土炮同侵略者进行殊死搏斗。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游击队，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建立了津浦路东、路西抗日根据地（后统称淮南抗日根据地）。刘少奇、罗炳辉、方毅、张云逸、张劲夫、郑位三、刘顺元等人曾在这里战斗。

日军先头部队占领滁县（今滁州市）后，滞留城内的居民见其来势凶猛，纷纷逃避藏匿，日军四处追杀。尤以关帝庙前、落虹桥畔，伏尸纵横，其状极惨，日军还到处纵火，仅西门一带就烧毁房屋数百间。日军占领滁县后，设了一个杀人场，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杀死了无数无辜群众。因此那里被称为“万人坑”。1941年春节，日军从珠龙桥方向开往藕塘“扫荡”，在界牌集屠杀无辜百姓20多人，并烧光街上全部房屋。

1938年秋，日军一小队巡逻到醉翁亭，问守亭僧果清曰：“山中可有支那兵？”果清答曰：“无。”孰料敌军才出大门，山头上即有人开枪。日军于是折回搜查，在薛楼木坑搜出破枪一支（此枪据说是新四军游击队所存）。次日日军携带火药剂，把二贤堂、冯公祠、薛楼、梅亭、宝荣斋（内藏苏东坡所书《醉翁亭记》刻石）完全烧光，果清及谢四被日寇绑在柱子上活活烧死。

抗日老兵刘云：日军夜攻界牌集 偷袭不成反被歼



1924年出生的刘云老人，1939年参加新四军二师六旅十六团。如今，92岁高龄的他回忆起75年前国共两军在定远县界牌集歼灭日军的经历，还记忆犹新。

1940年秋的一天，十六团全体官兵临时驻守在定远县的界牌集北首进行整训。没想到在当天夜晚，盘踞在定远县城内的日军得知消息后，派出一个中队的兵力，约300余人，连夜赶到界牌集，准备偷袭十六团。

当日军进入界牌集时，没有找到十六团的确切驻地，可巧遇当地一个民兵队长，便向其打听。这个民兵队长灵机一动，回答说：我知道。于是，日军要他带路。当时，国军有两个连也驻守在界牌集里。民兵队长非常机灵，他没有把日军直接带到十六团的驻地，而是带到国军两个连的驻地，让国军与

日军先打起来。这个民兵队长趁战火打得激烈时，火速赶到十六团驻地，向十六团岗哨通风报信。

十六团得知消息后，司号员吹响了紧急集合号，全团指战员在梦中惊醒，火速集合起来，团长张翼辉命令我所在的一营跑步赶到界牌参加战斗，歼灭日军。全营官兵轻装前进，只用30分钟就火速赶到界牌，从日军后方出击，打得他们措手不及。

日军被后方突如其来的枪声吓得魂飞魄散，顿时乱了方阵，经过国军和我营前后夹击，日军伤亡惨重，未成死的日军惊慌失措，趁机逃跑。刘老回忆说：这是他印象最深刻的歼敌战，战斗从半夜一直打到黎明。经过激烈战斗，我营官兵无一伤亡。天明打扫战场时，发现日军留下尸体200余具。

抗日老兵黄思友：青纱帐里伏击，日军闻风丧胆把命逃



今年87岁的黄思友，在1944年时就跟随父亲参加了嘉山县地方武装，在当时嘉山县保安部队担任通讯员。进入保安部队不久，就同战友们在杨港村山窝的青纱帐里，与日军打了一仗。这一仗虽未全歼日军，但他至今还记忆犹新。黄老回忆了当年与日军打仗的情景。

那是1944年的秋天，抗战正进入紧张阶段，嘉山县地方武装奉命在江苏省盱眙县仇集大圩整训。一天快到中午时，距离大圩不远的一个老百姓气喘吁吁地跑到大圩向嘉山县地方武装报告说：在嘉山县涝口乡的杨港村山区里发现一个排的日军在活动。

武装部队首长得知消息后，认为歼灭日军的时机到了，立即集合部队，携带武器，火速向杨港方向跑步前进。约半个多时辰，部队赶到了杨港山区，只见满山遍野都是高粱、玉米地，就是一个师的兵力在此也难以发现。

部队在这天然屏障里，怕有日军埋伏，就命令部队利用地形埋伏起来，仔细观察日军的一切动静。午后，30多个日本兵耀武扬威地出现在山窝与高粱、玉米地之间，向杨港村进发。这时，得意洋洋的日本兵根本就没有想到前方会有地方武装部队埋伏。当他们快走到武装部队埋伏圈的时候，只听“砰—砰—砰”的一阵枪响，无情而仇恨的子弹向敌方射去，日本兵猝不及防，吓得屁滚尿流掉头就跑，一个个钻进了天然屏障，在高粱、玉米地里四处逃窜。

黄思友回忆说，日军逃跑时，我们边追边打，在我记忆中，当时日军被我们打死5、6个。此战规模虽小，但这是我参军后，第一次参加打日军的经历。从这一仗来看，日军也怕死，也是一只纸老虎，没有什么可怕的。他们若是不躲进青纱帐，就会被我们全部击毙。